

显影

冰川消融，“巨人”将死

全球变暖加速，冰川是最敏感的指征，在世代与冰川为邻的瑞士山地居民的家庭记忆中，这种剧变尤为真切

摄影：梁莹菲（特约）
撰稿：董德、梁莹菲（特约）



扫描二维码
读更多好图

今年大概率又是一个厄尔尼诺年。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变暖以及极端天气会有放大效应。中国气象局气候服务首席专家周兵表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推高全球变暖幅度。“历史上非常清楚的两记录，”周兵说，1998 年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使得全球变暖的幅度一下子提高了很多；而 2015 年—2016 年又一次超强厄尔尼诺出现，连续两年打破了历史最暖纪录。

自然界的冰川一直被视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2023 年 6 月最新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的一项研究预估，最早在 2030 年北极将出现夏季无海冰现象，而此前的预计这一事件会在 21 世纪 50 年代到来，相当于可能提前 20 年。而 2022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珠峰上最高的冰川——位于海拔约 7900 米的南坳冰川，在过去 25 年中已经失去了超过 54 米厚的冰。这意味着气候变化已影响到地球的最高点。另据“碳简报”网站（Carbon Brief）报道，仅南阿尔卑斯山 Brewster 一处冰山在 2016 年—2019 年间就失去了 1300 万立方米的冰，相当于新西兰全部人口 3 年的用水量。

2023 年初，摄影师梁莹菲受邀在瑞士做驻地项目时，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地处阿尔卑斯山区的国家和居民与冰川之间古老的连结。通过结合瑞士山地居民的个人史、家庭相册、冰川消退数据，也对二手明信片、生活垃圾等进行二次创作，尝试用影像等综合媒介呈现他们内心对于自然剧变复杂而深刻的情感，反映当

下人类应对气候危机的无力。与既往常见的白熊困冰、飓风洪水等宏大叙事影像不同，梁莹菲的创作更显私人、更富情感，恰能反映出冰川消融乃至全球变暖对人类生活和心灵的巨大影响。

梁莹菲借用了维京人的古老神话——《埃达》，将巨人转化为自然万物的过程，视为一个关于冰川的隐喻，“如尤弥尔（Ymir）一样，数亿年来，冰川用它庞大的躯体‘哺乳’着大地”，而现在，“巨人”已在人类不断地消耗，与气候危机的威胁下，逐渐消失，它或许将走向真正的死亡。

作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创世”，即尤弥尔“巨人”因全球变暖正走向最终的死亡。梁用一面破碎的镜子照向瑞士的著名山峰马特洪峰，以传达“巨人之死”这一想象。“马特洪峰不仅是这个国家的象征，更代表了人们对于永恒的想象，但在当下，我们不得不面对山地环境的脆弱，在接下来的 100 年里，山地冰川将大量消失”。

“创世”后来到俗世，在第二章“甜蜜家园”中，当地人的家庭相册、肖像、口述史组建成了六段关于家园的回忆。从这些图像中可以发现，冰川贯穿了瑞士人的一生，从少年时代的雪地冒险，与家人朋友的节日娱乐，到长大成人后，他们带着孩子一次又一次回到冰雪之间，直到老去。“正如一位受访的当地人跟我说，冰川已成为瑞士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作品不局限于表达一种陈词滥调的“乡愁”，而是把冰川消退的数据交织在他们的回忆里，强调现实中不可忽视的危机。有几张滑雪场与冰川的景观照片，梁莹

01. 第一章“创世”。梁莹菲用一面破碎的镜子照向瑞士的著名山峰马特洪峰，以传达“巨人之死”这一想象。

*注：虚线为Saleinaz冰川长度随年份的累计变化
(冰川长度系冰川的轴长，是评价冰川规模、消融区大小和消融量的指标)



集在这个没有暖气的小屋里派对。第二天我们还比赛谁下山最快。我很喜欢去山上！但由于身体的状态，这些年我去那里的次数越来越少。以前，我和丈夫及朋友经常生活在山里和小木屋中，我们会一起坐下来喝杯热茶。这个夏天，我不会再去了，但我仍然想念着它。这些美好的记忆再也回不去了，时过境迁，山也发生变化，冰川不断退却，雪崩摧毁森林。以前 12 月会下雪，但现在的圣诞节是‘绿色’的。”

菲特意用瑞士当地一种著名糖果的包装纸，作为滤镜拍摄，除了字面意义上与“甜蜜家园”相关联，“我想这种混合清晰与模糊的景象，鲜艳却并非来自自然界的色彩，更贴近人们对于美好时光的印象”。

结束对往昔的回望，视线回到当下，作品的第三章讲述的是人们对自然犯下的罪行——无止境的欲望，消费主义对环境的破坏与重塑。梁莹菲在此引入了一组视频，是持续融化的积雪的特写，在两张间隔一秒的视频截图之间，写下全球范围内每秒的二氧化碳排放量：1337 吨。就在摄影师前往驻地前不久，瑞士刚刚经历了一个高温少雪的冬天，不少低纬度滑雪场被

迫歇业，剩下的那些只能靠造雪机艰难维持。旅客在狭窄雪道滑行的画面见诸各大媒体。不难想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样的情景只会越来越常见。梁莹菲在当地驻留的三个月里特意收集了自己消费的物品、产生的垃圾，还有从中国来瑞士的机票，以及当地朋友的一些个人物品，在一堆壮丽雪景的放大的明信片上，拍摄了一组静物照片。明信片来自洛桑的二手店，背面是一些法语、德语信件。“本来我想通过它们发现瑞士人对冰川的赞美，但当朋友帮我翻译出背后的信件时，我们却发现它们几乎跟冰川没有任何联系，无非是一些节日问候、日常闲聊和种种让人费解的琐

事，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微信聊天。人们消费这些自然图像，实际上却对它毫不关心。虽然我们不时地赞美自然，但却从未让出舞台的中心，让自然成为主角”。每个神话故事里都有一名“英雄”，为人类的进步牺牲自我。在作品的第四章也有这样一个“拯救者”。在一张来自 1930 年的一群登山者在茫茫雪地里向马特洪峰迈进的老照片中，嵌入了一个被困在电视屏幕里的“英雄”，他在雪地上大声疾呼、挣扎、反抗，到最后绝望地沉默，没有人听见他在呼喊什么，“他试图在这个时代当一名救世主，却终究悲哀地发现自己从未能改变些什么”。

作品的最后集结了前面几个章节出现过的元素：破碎的镜片、标示数据的黑点和明信片的局部，组合成一个装置。它形如纺锤，一道裂口，一个巨人重生的地方，或是一个尚未成形的宇宙。“在这个人工自然里，既包含了混乱的旧秩序，也孕育着新秩序的可能。”面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人类同样既面对着混乱的旧秩序，也孕育着新秩序的可能。而究竟选择哪一条路全在人类自己。正如梁在作品最后所述：“在破碎的镜片之间，我们看见的最终还是我们自己。”

胡月（特邀）、朱传涛对译文亦有贡献

03. 第二章“甜蜜家园”。冰川贯穿了瑞士人的一生，从少年时代的雪地冒险，与家人朋友的节日娱乐，到长大成人后，他们带着孩子一次又一次回到冰雪之间，直到老去。“冰川已成为瑞士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

04.7 名瑞士山地人的肖像和他们撰写的关于冰川的文章。(节译)

Corinne (左一)
我触摸这片褐色的雪，冰川对我唱道：“你知道我曾是，我英俊、纯洁、聪明。那个男人弄脏了我，这一切折磨都困扰着我，看看我怎么融化，我现在燃烧自己。”我想把你抱在怀里摇晃你，让你再次成为巨人，我觉得为时已晚。

Daniel Soebert (左二)
无尽的退却，灰色的淤泥湖，有你相伴，高山一族，返回平原，任由你死去。

Madeleine (左三)
我是血肉之躯，是冰和水。我在，它在。我是，它曾经是。

Anne (中)
我是爬山的人的迷魂，是都市人的梦想，是走得太远的人的深渊。我是通往峡谷的舌头，世界的力量和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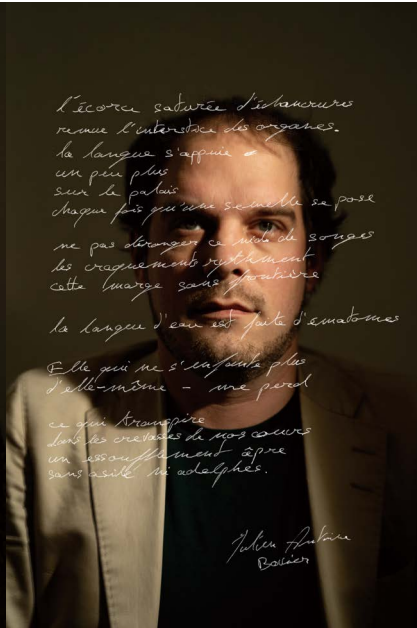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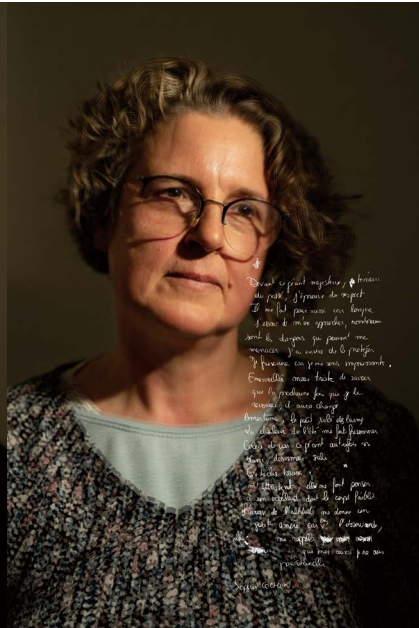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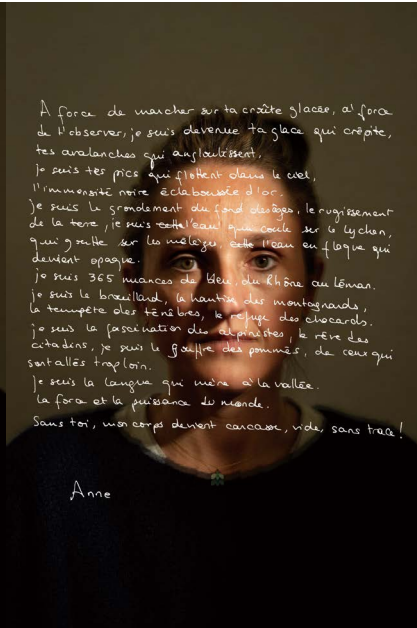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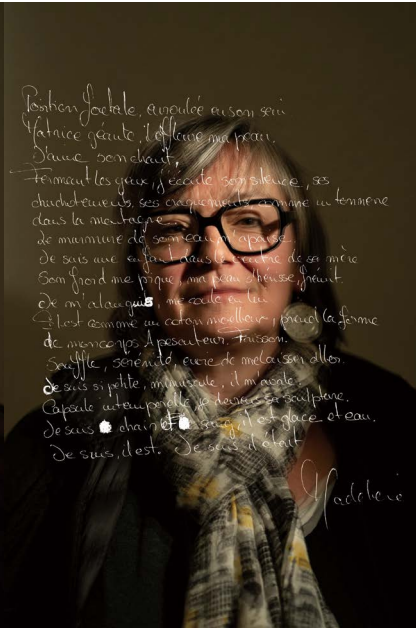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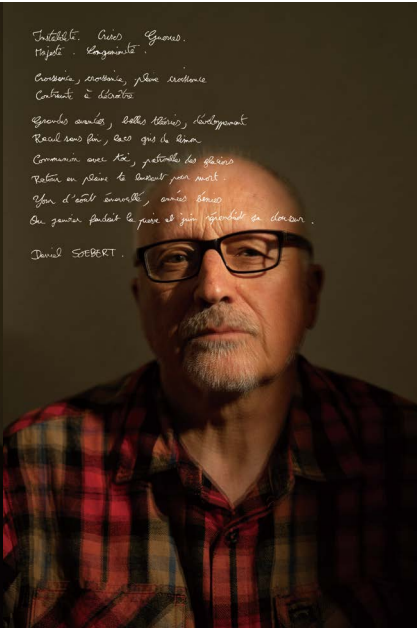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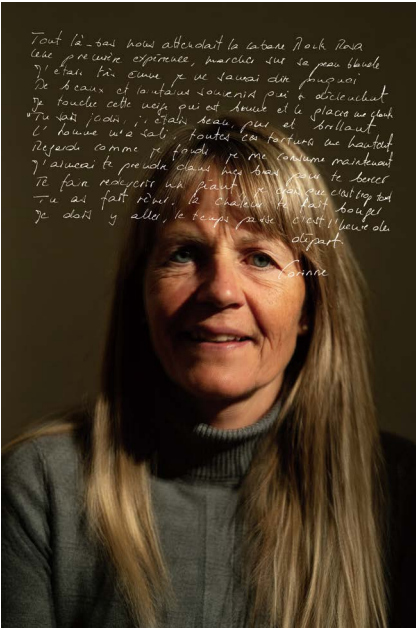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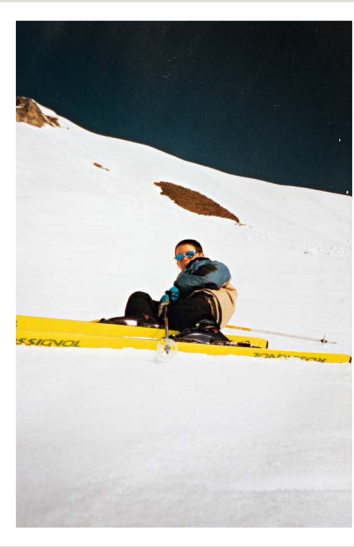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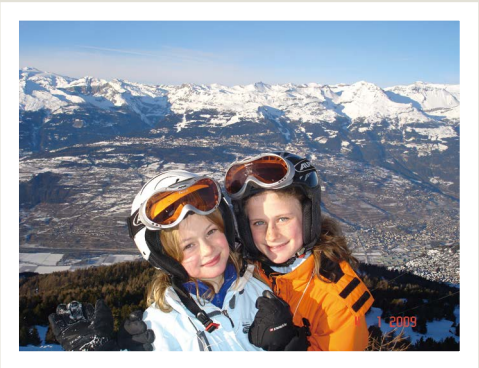
没有你，我的身体就变成了一具尸体，空荡荡的，没有一丝痕迹！

Sophie (右三)
愤怒地看到这个巨人曾经如此洁白，现在被弄脏了。他的褐色斑点让我难过，它们让我想起了一个身体变得虚弱的老人。海拔的陶醉给了我一种苦涩的味道，因为通过观察它，它提醒我，我也不是永恒的。

Julien Antoine Bovier (右二)
饱满的冰层崩坏出裂痕，是那一张一合的唇，舌尖顶住上颚，一点一点，一次一次，唇齿不离不分。

莫打扰那梦幻之巢，崩塌脆裂的节奏，无边无垠。

Aurore (右一)
冰川是如此强大、雄伟、气势磅礴，是我们土地的象征，是少数几个野生的地方之一。这张自古以来的地毯显示出贪婪造成的伤害。印象里，他身体的融水是垂死的山的眼泪。





05

05—07. 几张滑雪场与冰川的景观照片，梁莹菲特意用瑞士当地一种著名的糖果的包装纸，作为滤镜拍摄，除了字面意义上与“甜蜜家园”相关联，“我想这种混合清晰与模糊的景象，鲜艳却并非来自自然界的色彩，更贴近人们对于美好时光的印象”。其中图6系 Super Saint Bernard 滑雪场遗址。由于经营不善和雪量减少，该滑雪场在 2010 年关闭。



06



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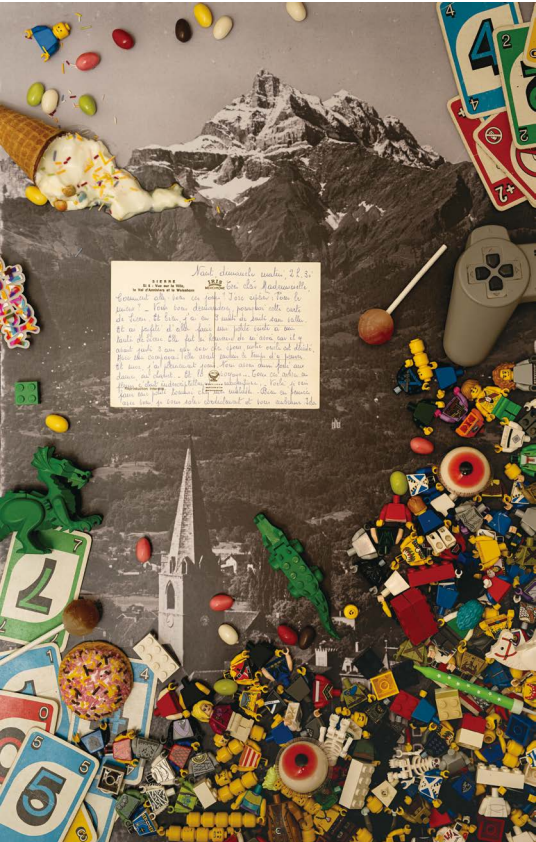
08.Aline 老家 La Fouly 附近的一个路牌，指示四周多座山峰。La Fouly 是当地热门的滑雪地。



08

09—10. 第三章讲述的是人们对自然犯下的罪行。梁莹菲在当地驻留的三个月里特意收集了自己消费的物品、产生的垃圾，还有从中国来瑞士的机票，以及当地朋友的一些个人物品，在一堆壮丽雪景的放大的明信片上，拍摄了一组静物照片。

11. 第四章“拯救者”。在一张来自 1930 年的一群登山者在茫茫雪地里向马特洪峰迈进的老照片中，嵌入了一个被困在电视屏幕里的“英雄”，他在雪地上大声疾呼、挣扎、反抗，到最后绝望地沉默，没有人听见他在呼喊什么。



09



10



11